

LIANGSHIJIUSANWENJIANSHANG



# 梁實秋 散文鑒賞

○ 盧 今 編

○ 北岳文藝出版社

梁實秋

散文鑒賞

盧  
今  
編

■ 北岳文藝出版社

## 梁实秋散文鉴赏

卢济恩 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693 1/32 印张: 14.625 字数: 30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

ISBN 7—5378—0572—5

I·550 定价: 9.60元



梁实秋先生近照

## 梁实秋的散文艺术

卢 今

—

梁实秋（1903—1987）与散文结缘，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作于1923年的《南游杂感》、《清华的环境》等（均载于《清华周刊》），已初步显露出他的散文艺术才华；1927年，他执编《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有段期间几乎每天都要作一篇短小的散文，后经筛选编成一本《骂人的艺术》集子（新月书店出版）。据梁实秋晚年在《雅舍散文·副刊与我》中说，这本书曾有人盗印过，但它的影响其实并不大。1928年10月，梁实秋在《新月》杂志一卷八期上发表了《论散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相当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散文艺术主张，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对中国传统散文艺术的重视，同时又善于大胆地汲取西方散文长处的艺术见解；其中固然个别观点带有贵族气痕迹（如认为“引车卖浆之流的语气”会使散文“沦于粗陋”），但从总体看来，这仍不失为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它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梁实秋真正地饮誉于散文界，却迟至陆续写出“雅舍小品”的40年代。据龚业雅回忆，这组小品起笔于1939年。是年，“秋实入蜀，居住在北碚”，

“流离贫病，读书译作不能象从前那样进行”了，于是写起“久已不写的小品文”<sup>①</sup>。开篇之作以陋室“雅舍”名之。次年，刘英士约他为《星期评论》撰稿，他继续以“雅舍小品”作为专栏的名目；再后来，《星期评论》停刊，应张纯明之约，他把这个专栏移至《世纪评论》上。至1947年，共得34篇，1949年结集面世，<sup>②</sup>这就是《雅舍小品》的第一集，“雅舍”系列的开卷之作。

梁实秋的文学业绩是多方面的，且不说洋洋50余万言的论著，也不说颇得学术界好评的《英国文学史》，独力译成莎士比亚全部作品四十卷即相当了不起。但朱光潜先生在一封信中却说，“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工作之上。”<sup>③</sup>梁实秋的散文形成独特风格，当自《雅舍小品》始，其后的大量散文作品，大致上都体现着“雅舍”气质；但仅该集所收的34篇作品，他还是不足以卓然成家的，然而作为卓然成家的发端，它却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在，所以朱光潜的话是有道理的。1949年6月，梁实秋移居台湾之后，一边在大学执教，一边继续勤奋地从事散文创作，于是不仅继而有《雅舍小品》的续集、三集、四集陆续问世，《清华八年》、《秋室杂文》、《秋室杂忆》、《西雅图杂记》、《桃园梦忆》、《看云集》、《白猫王子及其他》、《雅舍谈吃》、《雅舍散文》、《雅舍散文二集》和《雅舍怀旧》等也相继和读者见面。梁实秋的散文集子共有近20种之多。《雅舍小品》至今魅力不减，已印行50余版，并有英文译本刊行，其它集子也常常是初版之后的第二个月立即再版，一年之内连印几次不足为奇。以《雅舍小品》为代表的梁实秋散文几被台湾文坛誉为经典，近年来在

大陆也广为读者所称道。在现当代的中国散文史上，梁实秋是一位大家，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 二

梁实秋其人，稍微熟悉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一二。在30年代，他曾因鼓吹抽象人性论等原因而受到鲁迅的尖锐批评，这在历史上已有定论，我以为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鲁迅的批评也是正确的。梁实秋后来对鲁迅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他曾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将鲁迅著作列为禁书公开地表示过反对，却不能不说是胆有识之见（鲁迅作品在台湾解禁是梁实秋去世后的事）。

至于1938年在重庆他为《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写的那篇曾引起过轩然大波的“编者的话”，我以为，当时有些批评文章指责他在鼓吹“文学与抗战无关论”，未免偏激、言过其实，但是，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际，他提出那样的编辑思想，毕竟还是不恰当的。文中引起争端的那段话是这样的：“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对于这宗旧案，近年来已有多位学者撰文重新评估，意见不一，我在这里不想多说什么。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尽管梁实秋的人生哲学和美学观念中有着明显的道家消极色彩，但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反帝思想和爱国心的人。且不说1935年他曾在《自由评论》上对国民党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予以抨击，也不说他曾参加慰问团亲赴前线慰劳过抗日将士，并写下了象《记张自忠将军》

那样的感人篇章，就是《北平的街道》、《忆青岛》一类以状物写景为主的作品，在涉笔东交民巷、崂山德国总督府旧址时，他的愤怒也都情不自禁地喷薄而出。甚至写到樱花，也因为它是“日本的国花”，而日本“和我们有血海深仇”，使他“不能不连带对它有几分憎恶！”然而《雅舍小品》的基调，却的确属于淡雅、闲逸一路，它缺乏对民族存亡的忧患，读者从中也觉察不到他对重大事件的感应。梁实秋这本小品集与时代精神相去甚远。

其实，前此两三年，梁实秋还是相当关心国事的，并写过不少宣传爱国抗日的文章，为此还被日本宪兵队列名于黑名单。但到入川前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剧变。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投敌不仅令他愤慨，也使他深感受了愚弄；到重庆后，又目睹达官显要大发国难财，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现象在官场比比皆是。于是一种由失望引起的幻灭感使这个本来就对老庄比较亲近的士大夫文人产生了思想危机，他无奈地感叹“国政大事，非权要之人无力干预，官场龌龊，亦非正直之人涉足之所”，于是他转向独善其身，追求心境的平和。为了获得心理平衡，他采取“一切只要随缘”的态度来对待生活<sup>④</sup>，寄情趣于巴山蜀水之间，以随遇而安的心态来处世，以超然的目光审视尘世万象。梁实秋多数淡雅的散文小品，正是在这种心绪中产生的。于国难当头的岁月里，这类作品无疑不切时宜，更不值得提倡。

梁实秋散文受到人们普遍欢迎是在战争年代过去之后许久。为什么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梁实秋那淡雅、闲适的小品会那样行时呢？从客观方面来说，读者的需要总是和他们所



处的时代环境密切地相关联的。人们在和平建设时期的精神需求与战争年代有很大不同。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希望生活过得祥和，有张有弛、劳逸结合，他们固然乐于从文学作品中汲取鼓舞斗志的力量，与此相辅相成，同样又希望在一天的劳作之后，借助于文学作品来调剂调剂生活，松弛一下心弦；从梁实秋散文自身的角度来看，它格调清新、高雅，内容健康，含孕着丰富的人生经验，而且他是一个“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sup>⑤</sup>的人，作品就更具有愉悦性情之效，这些不都正好切合今天读者的某种精神需求吗！

再说，文学作品的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往往不见得想看作家写作那时的历史特点，甚至根本不问。某些紧密结合时势并在发表之初一度引起过轰动效应的作品，它切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艺术上却往往并不精美，一旦社会状况时过境迁，读者的审美要求又普遍地提高了，后世不再流传，在所难免；而另外有些艺术水平相当高的作品，由于内容、情趣不切合问世时的时代气氛，当时少有投以青睐者，但由于作者是热爱生活、执著于人生的，作品能启人思窦、能引导读者思考生活、珍惜人生，当这一特定时期过后，随着社会环境和人们精神需求的变化，它们却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梁实秋的散文显然属于后者。审美价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同时代的读者在审美需求上往往是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异趣的。

梁实秋移居台湾之后的散文，继续保持了他那闲适、淡雅而又执著于人生的风尚。50年代的台湾，反共文学一度甚嚣尘上，梁实秋并没有裹入这股浊流里去。他的作品取材相当多样，手法也灵活多变，而且怀人、记事、游记、杂感、

581690

读书随笔无所不能，甚至还别出心裁地写了一本借“谈吃”寄托乡思的饮食文化小品集。在梁实秋的散文世界里，呈现出了一派繁花似锦、色彩绚烂的景象。他中年以后，技巧圆熟，有不少佳篇可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读者从中获得了沁人心脾的艺术享受。台湾散文界对梁实秋的作品有口皆碑，尊之为一代宗师，他是当之无愧的。

### 三

在梁实秋的散文中，描摹世态人情、社会风尚者甚多。他以洒脱的笔调，娓娓道来，或针砭时弊，或寄寓人生感悟，饶有意味。

《脸谱》借写脸揭示人心。古人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文中的描摹的种种脸相，生活中都不鲜见。梁实秋并非依凭描绘对象的独异来吸引读者，但他借寻常生活图景而引发的主观感受，却颇能激起读者的共鸣。可不是吗，无论怎样眉清目秀，只要那张脸“恹恹无生气”，就不会令人感到愉快；而“只要漾着充沛的活力”，那张脸即使“丑一点，黑一点，下巴长一点，鼻梁塌一点”，也都是“令人愉快的脸”，也都能“辐射出神奇的光彩”，甚至“能使满室生春”。从他对生活中“令人愉快的脸”“不多见”的感叹里，折射出了对自己所生存的那个社会的一种遗憾之情。这篇小品最精彩的部分是对官场上那种“帘子脸”的讥讽。梁实秋有感于官场污浊，一生不肯入仕。在《脸谱》中他还称那些当官的人是“误入仕途”。他对官场上司空见惯的傲下媚上的脸谱投去了鄙夷的一瞥：他们对下属“面皮绷得象一张皮鼓，脸拉得驴般长”，一旦见到上司，便“堆下笑容”，

驴脸“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若是在更高的上司面前，那就“连笑容都凝结得堆不下来，未开言嘴唇要抖上好一大阵，脸上作出十足的诚惶诚恐之状”。读了这样的讽刺文字，读者在会心一笑之余，能不对官场人际关系的虚伪产生反感吗！

《孩子》是一篇针砭时弊之作。梁实秋对娇宠孩子的世风及其危害性，虽是以调侃的口吻加以揭露的，但他的善意与爱心溢于字里行间，读起来很亲切，至今现实意义不减，具有引人深长思之的艺术魅力。《送礼》写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官场上办事，少不得送礼。然而头无乌纱的梁实秋，有一年却也无端地每逢佳节必有陌生人来送礼，后来事情弄清楚了，原来这条街上还住着一位在“局”里做官的梁先生，手下人误送到了他家。文中用了不少笔墨抒写自己收到礼物后惶惶不安的心绪以及对官场恶习的感触，揭露了当今的台湾。官场上送礼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交易，那针砭时弊之意也显而易见。《狗》写得也十分精彩。它的高明处是作者并不把主要视角对着那几条狗而对着它们的主子和遭受狗害的人，写他们各自的心态。狗的主人见到有人受到狗的惊吓而狼狈不堪，每每拊掌大笑，每每脸上“泛出一层得意之色”，这是他们的一种快慰。无怪乎文中有这样的话：“我顿有所悟。别人的狼狈永远是一件可笑的事，被狗所困的人和踏在香蕉皮上面跌交的人同样的可笑。”“使我最难堪的还不是狗，而是他的主人的态度。”由此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世态的炎凉。

在梁实秋的散文中，以社会世相为题材者所占比重甚大，几近半数。这类作品，每篇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

梁实秋面对世相百态，他的是非判断是富于正义感的，因而这些小品除了能丰富知识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

《孩子》、《男人》、《女人》、《衣裳》、《下棋》、《写字》、《中年》、《老年》、《退休》、《散步》、《签名》、《乞丐》、《垃圾》、《吃相》、《理发》、《排队》、《吸烟》、《喝茶》、《广告》、《洗澡》……从这琳琅满目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梁实秋所涉猎的世相有多么纷繁、多么庞杂了。如果将这些小品短章汇总起来，内容就十分丰富了。人们不能不惊叹于梁实秋生活知识的广泛、观察事物的细致，而且居然对形形色色的事物都有兴趣去进行思考。这里面包含着 he 的一种人生态度。梁实秋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悼齐如山先生》的文章，在文中，他除了高度评价这位戏剧艺术家在事业上的热忱追求和成就外，还由衷地赞许了他的人生态度，说他“是一个真知道生活艺术的人”，“心胸开朗，了无执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对他能“随遇而安的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能“有闲情逸致去研讨‘三百六十行’”，“兴趣旁及于……一切民间艺术，民间生活习惯及风俗沿革掌故”倍加赞赏。其实梁实秋本人亦复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他也是以“闲情逸致去研讨”“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并给以艺术反映的。

#### 四

在梁实秋的散文中，不乏托物言志、感物抒怀的篇章。《鸟》、《骆驼》、《萝卜汤的启示》、《火腿》、《树犹

如此》等，便是这样的作品。

《骆驼》寓意深邃。作者笔下的骆驼，具有忍辱负重、不畏劳苦、默默奉献的品格，但它今天的命运却十分凄惨，“扮演的是悲剧的角色”。梁实秋对骆驼的吃苦耐劳精神作了突出的描述：写儿时在北平目睹它驮煤卸货时的苦况；写它不公平地被“大家都讥笑”为“兽类中最蠢的当中的一个”；写“它肯食用大多数哺乳动物所拒绝食用的荆棘苦草”和“带盐味的脏水”；而“它奔走三天三夜可以不喝水，并不是因为它的肚子里储藏着水，是因为它在体内由于脂肪氧化而制造出水”！然而就是这样为人类鞠躬尽瘁的骆驼，而今却可能难以“繁衍下去了”。文中感叹道：“象这样的动物若是从地面上消逝”，却“可能不至于引起多少人的惋惜”！为什么呢？梁实秋意味深长地说：“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世界，大家所喜欢豢养的乃是善伺人意的哈巴狗，象骆驼这样‘任重而道远’的家伙，恐怕只好由它一声不响地从这世界舞台上退下去罢！”作者显然为此感到忿忿然。他对骆驼品格的赞美，对骆驼命运的感叹，以及在骆驼与哈巴狗社会际遇不同的对比中，梁实秋发泄了积聚于胸中的块垒。他落笔于骆驼与哈巴狗，显然同时又是在写人世社会，作品的寓意毫不隐晦，这是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梁实秋在对那头处身于台湾动物园的骆驼的不幸遭遇进行描绘时，深情涌动。文中设身处地地抒写着骆驼的苦痛，骆驼在这里已经被“人化”了，它有企盼，有感情，也有心绪。而一句“它们尝受这一段酸辛，使得我们也兴起‘人何以堪’的感叹”，更分明地把读者的情思引向社会了。

如果说《雅舍谈吃》是一本饮食文化小品集，自然也不

错，但若把它归入科学小品一类却是不恰当的。尽管它的确为读者提供了不少饮食文化方面的知识，但它之所以能够广泛地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主要却是由于融贯于文中的出色的人生感受的抒写。

这里不妨以《火腿》为例来看一看。这篇小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不是有关火腿的知识，在梁实秋，对于火腿的回忆不仅是一种饮食需求，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寄托。文中三处精彩的描写都具有这种意味。我以为最出色的描写是作品的末段。这段文字所述的是一桩“近事”。梁实秋晚年在台湾偶尔得到了“一只真的金华火腿”，于是由妻子携往相熟的店铺去请人把它劈开：“老板奏刀，砉的一声，劈成两截。他怔住了，惊叫：‘这是道地的金华火腿，数十年不闻此味矣！’他嗅了又嗅不忍释手，要求把爪尖送给他。”作者把老板的惊喜和不忍释手之状描写得多么生动，老板的这份乡情又何其动人！因为这只来自大陆的火腿太贵重的，老板“嗅了又嗅”也只提出“把爪尖送给他”的要求而已。末句是：“结果连蹄带爪都送给他了。他说回家去要好好炖一锅汤吃。”这里落笔于老板的情思，其实在心弦的共鸣中，梁实秋把自己的家国之恋也含蕴而又动情地突现出来了。

《雅舍谈吃》里托物抒怀的篇章相当不少。梁实秋的“谈吃”，如《火腿》等篇，似“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他晚年乡愁溢胸的使然。在年届80又1时他曾说：“大概人都爱他的故乡，离乡背井一向被认为是一件苦事。……这是许许多多离乡久居于台湾的老一代人都有的——一种民族情感。梁实秋既然心中贮满了这样的情思，或直截、或曲折地总会随时随地地表露出来的，在“谈吃”时也是一抒胸臆，是

十分自然的事。

## 五

在梁实秋的散文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怀人之作。其中《谈徐志摩》、《谈闻一多》、《槐园梦忆》都相当长，均印成了单行本；较为短小的篇章有《悼齐如山先生》、《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记张自忠将军》、《我的一位国文老师》、《忆老舍》、《忆冰心》、《忆沈从文》、《唐人自何处来》和《悼念余上沅》等。在这些作品中，人物描写是主要内容，但借人物描写所抒发的人生感受的重要性也不能低估。这些发自肺腑的人生感受直率而诚挚，与读者心灵相交流，常常能引起深切的交感反应。

我国散文有“秉直笔”的优良传统，梁实秋对他笔下的人物也总是以求实的精神来叙写的。国文老师徐锦澄先生对梁实秋的文学生涯影响深远，他终生感念不已，但他对这位动不动张口骂人，甚至“多喝了两盅”之后在课堂上无理侮辱学生的行径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梁启超的学识与为人都令作者钦佩，不过这位名流有时也未能免俗，讲起话来实则自负却又要故作谦虚，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对此就有分明的描述；梁实秋和冰心交谊甚深，他的《忆冰心》写于大陆“文革”期间，当时他轻信了“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的讹传，文章发表后却又获悉冰心健在，便在将此文收进集子时补上“后记”写道：“我不明白，当初为什么有人捏造死讯，难道这造谣的人没有想到谣言早晚不会不攻自破吗？现在我知道冰心未死，我很高兴”。无论是对人物品格的赞

美，还是对他一些毛病的揶揄，以及在怀人描写中旁及的对于某种社会现象的揭示，这些都能给读者有益的生活启示。

《唐人自何处来》通篇采用白描手法。这篇散文由两个生活片断构成。它先写数十名同学同到西雅图后大部分立即乘火车东行，使剩下的几个顿觉孤寂而“哀从衷来”；然后就是小餐馆里用笔“书谈”这一幕。前后互相反衬，使“我”感触倍深，因而下笔也就尤为动情。

《桃园梦忆》是梁实秋怀念故妻程季淑之作。梁程从相识时算起到程季淑突然亡故，长达半个多世纪，婚后的日子也近五十年。这本回忆散文篇幅虽长，但作者采取的仍是若干生活片断互相连缀的写法。最后一节《掷笔三叹》写的是他们在西雅图女儿女婿家居住共同度过的最后几年的生活，撷取的也仅仅是几个生活片断：织毛衣、爬楼梯、戏言“争先死”以及程季淑遭祸丧身。每个片断都写得相当动情。

梁实秋散文写人物，善于抓住人物的某种精神特征加以突出地渲染。

《记张自忠将军》这篇感人甚深的篇章，文中虽对张将军亲自督阵渡襄河作战、“七七”事变前后“谋国之忠与作战之勇”等等也有涉笔，但读者最难忘的印象还是这位抗日名将的刻苦自律精神。他司令部的布置超乎寻常的简朴，他本人的穿着和饮食更为简朴。……张将军自奉简朴、严于律己的精神特征，与“那些雄霸一方的骄兵悍将”相对比，就更令人感佩了，作者在文末叹喟道：“大家只知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其实亦不然，后方亦有不紧吃者，前方亦有紧吃者，大概高级将领之能刻苦自律如张自忠将军者实不可多觐。”这番感慨交融在这篇具有特定时代内容的散文中，



让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梁实秋富于正义感和忧心于民族兴亡的情怀。

《桃园梦忆》的最后一节《掷笔三叹》所突出的程季淑的精神特征是她那强烈的爱心。梁实秋用一个恰当的比喻来说明事理：“美国不是一个适于老年人居住的地方。一棵大树，从土里挖出来，移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都不容易活，何况人？人在本乡本土的文化里根深蒂固，一挖起来总要伤根，到了异乡异地水土不服是意料中事。”然后说：“季淑肯到美国来，还不是为了我？”她对丈夫的爱一下子被生动地突现了出来。织毛衣本是极平常的家务事，然而对年迈而又患有视神经萎缩症的程季淑来说确并非易事。她好象并不喜欢干这路活计，梁实秋身上的旧毛衣还是她40年前织的呢。令人感动的是，在她把织好的毛衣交给丈夫时说了那么一句：“我给你织这一件，要你再穿四十年。”不经意中所说的这句看似极平常的话，正流露着发自内心的深切爱意。两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在一起时说到死也是常事，程季淑说：“我们已经偕老，没有遗憾。”这是实情。文中写道：“先死者幸福，后死者痛苦。”争执了片刻，“我”只好说：“那后死者的苦痛还是我来承当吧。”没想到这话却引起了她一番“谆谆的叮咛”，说“万一她先我而死，我需要怎样照顾我自己，诸如工作的时间不要太长，补充的药物不要间断，散步必须持之以恒，甜食不可贪恋——没有一项琐节她不曾想到。”这是怎样的一份拳拳之心！无怪乎梁实秋写到最后要“掷笔三叹”，并反问自己：“五十余年来，季淑以其全部精力情感奉献给我，我能何以为报？”这一曲老年人谱写的爱的乐章，何等撼人心弦！